



# 一棵树的年

□笑笑嘛

村口有棵树,是槐树,一棵很老的槐树。  
这棵树究竟有多老,连村里年纪最长的老人也说不清楚,估计有数百年的吧!春夏秋冬,昼夜交替流走,老槐树安详地站立村头,守望村庄。

寒冬腊月,老槐树青灰色的枝丫,淹没在村庄的浓灰里。饱经岁月洗礼的老槐树,心里在默默虑算,身上最外圈的年轮,快要圆满了。

小路上,有几个人向村庄走来,包袱和行囊挤满了他们的手、肩和背。老槐树想起,那是去年开春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年轻人,二狗、孛蛋、憨娃……快一年了,他们在外面过得好吗?繁华的都市里,他们辛苦劳作后,是否得到了应有的酬劳?不管怎样,回来就好,毕竟,这里是他们温暖的家。

几天前,村子里就飘出了与平时不同的味道。家家户户烟囱里升起的炊烟,变得厚重了,仔细闻的话,还能捕捉到肉香、油香和馒头的清香……老槐树知道,快过年了,村里勤劳的农妇们,又在煎炸烧炒、煮熬蒸烹,忙活着准备过年的“吃食”了。辛苦操劳快一年了,她们极力想让这年过好尾。

妇人们忙的时候,还不忘抽空凑到一块儿,打探一下彼此过年的准备。“都到年根儿了,你怎么啥都没弄呢?”这句

半责备半显摆的话,却把邻里的心拉得很近。老槐树喜欢这种感觉。村里人平时说的,都是土得掉渣的方言,唯独这“年根儿”几个字,却带有儿化音的美感和韵味,也道破了过年的真谛。过年,何尝不是寻找“根”的感觉呢!

很快,老槐树上挂起了数个鲜艳的大红灯笼,主树干还被裹上了数条大红绸子。那红,浓烈、热情,只一下子,冬日的村庄便给染红了。

朱红的对联贴上了门框,那是年的流苏。孩子们的新衣早已准备停当,屋子犄角旮旯里寻常注意不到的灰尘,也被细心清除。大人小孩都在细致地梳洗打扮,如同要赴一场盛宴。老槐树知道,此时,人们心里,满是对来年日子的期盼和祝福。

噼里啪啦的鞭炮声,此起彼伏地响起。那些小时候被父母认养给老槐树的人,掂着祭品,来供奉自己的“亲人”了。不知是哪个调皮的孩子,对着老槐树放了几个鞭炮。老槐树笑笑,这孩子的父母,说不定也曾经在孩提时被认养给自己呢!一年又一年,这是多少代人了?

热腾腾的饺子盛上了桌,家家户户洋溢着幸福团圆的欢笑。老槐树的年轮欣慰地画满了,又一圈年轮,迎着新年的阳光,已经开始在日子里生长。



# 时间的忧伤

□许冬林

一直被催着,被时间催着,心中发紧。

仿佛还是六七岁,还没有入学,终日在河堤上玩,不厌其烦地捉迷藏,和堂姐,还有弟弟。记得是秋后,我躲到河堤旁的石桥底下,忽然听见一阵长长的铃声响起,接着是人声喧哗而来,一群孩子背着书包从村庄深处向河堤走来。那是河对岸的一所小学放学了。我从桥洞爬出来,隔河看他们一路雀跃着,心上仿佛有钟鼓在紧敲,无端地焦急起来。

原来别的孩子都长大了,都上学去了!别人都随着时间去往远方,只有我还在这里!像一枚干瘪的种子被丢进阴暗的瓦砾间,还没有发芽。我心里好怕呀!

那时不知,这竟是我关于时间的最初忧伤。  
似乎是十四岁的初冬,我一个人爬到平房顶上,坐看平原落日。田野尽头,橙红的夕阳滑下去,先是圆的形体隐遁,化作小半天的云彩,之后云彩也消隐,似一颗硕大的橘子糖融化在蓝色的远山和大地之间,骤然间,四野暗淡,暮色惆怅。那一刻,我听见我的心“啪”地裂开细小的口子,仿佛船撞上了冰山,冰冷的水持续涌入,船儿沉重地下沉下沉。一天的时光没了!又没了!也许,我的少女时代也像这黄昏的夕阳,如糖化于水中,缓慢消逝,永捞不起。

谁来收拣我呢?在青春的尾巴上,谁有一双巨大无比的手,将我从滔滔的时间之河里捞起来,呈在掌心端详?我对时间,是这样怀着痛惜和忧惧之心。

那天,去小吃店打发晚餐,一个人,面对一份汤面。吃到半途,遇一旧友。她也来吃面,也是一个人,风尘仆仆。寒暄后,许是出于礼貌,她夸我道:你呀,还是那么年轻漂亮……我笑:我老啦,倒是你,一点儿都没变!

其实我们都变了,都不再是从前。二十岁之前,亲戚们与自己一年一见,总要大赞一番:大了,变了,更好看了……那时,时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重一重的惊喜;三十岁以后,已经不敢再改变,一点点的痴心,竟是想要墨守十年或五年前的样子。所以,旧友再见,道一声容颜未改,便成了至高的安慰。是啊,在时间之河里前行,委屈之心渐生,时间于这时的自己,多半是冷了心肠的恋人。

在时间的册页里,从前我们是灰姑娘,是白雪公主,情节越走越好,即使有暂时的曲折,但终点是明朗的,最终都穿上了水晶鞋,都坐上了马车,都住进了城堡里;三十岁以后,手拿魔镜一照,最优秀的女孩已经是别人家的女人。

前三十年,时间的账簿上,我们算是加法,美丽、宠爱、观众的掌声……相跟着就来了。三十年后,河东换河西,我们算是减法,豪气相一日日地短下去,激情的焰火也日渐暗淡,掌声来得艰难了。

想起少时老宅墙上的一只挂钟,绛红色的外壳之下,是一副冷峻凛然的表情。在时间面前,人人都是平等的,只是每个人走向终点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# 冬天里的雪

□余子愚

我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,总忍不住想起少年时快乐的往事。我老家在一个山间的平原上,四野望去,是连绵起伏的山。山不高,却长满树木,下雪的时候,山上的绿色极少,那少许的绿色,听大人们说是松树林。雪下着,毫不理会我们这些兴致很高的少年,雪花还故意往脖子里钻。这时,我们开始渴望拥有手巧的母亲织的围巾,可以让我们躲避冷风对脖子的侵袭。

待雪稍停,冷意便一点一点显露出来。为了暖和一下,我们开始制造取暖的工具。拿一个旧易拉罐,将上面的盖子去掉,对称地打上两个洞,用铁丝穿上,方便手拎,里面放上燃烧的木炭,衣服的口袋里装些干树枝,可以随时添柴。

谁拎的易拉罐漂亮,谁的木炭烧得旺,谁最有面子。我们比赛似的在村子里四处跑动,碰到有人问冷不冷,便骄傲地提起易拉罐给他们看。

上小学之后,这样疯玩的机会少了很多。下雪的时候,父亲总是很早起床,拿一把大铁锹,在雪地上铲出一条路。那时的雪很大,我小小的脚丫便踩着父亲铲出的小路向学校走去。

后来,雪在我的印象中逐渐淡薄,从初中开始,我离家去了数十公里外的县城。每年下大雪,最难忘的就是乘公共汽车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。每次上学,父亲和母亲都要送我去车站,帮我背着装满衣服的提包,还有母亲为我准备的花生和苹果。等我坐上车,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注意安全。一直到汽车启动,父亲和母亲还在车站站着,望着汽车在他们的视野里走远。

这样的场景一直持续了七年。在那个县城,我度过了由初中到高中,再由高中到大学的时光。每逢下雪,教室远比宿舍暖和,我们站在教室的走廊里,三五个同学一起望着漫天的雪花,畅谈对未来的憧憬。有时也跑到校园里,一群人打雪仗,让我依稀想起童年。

后来,我在洛阳上大学,大一那年冬至,下雪了,全班同学一起包饺子,我们拿面粉往女同学脸上涂抹,她们毫不示弱地反击,一个个都成了小白脸。吃了热腾腾的饺子,天已经黑了,我们不约而同地在校园里打起雪仗,到最后,几个女同学的羽绒服都湿透了,她们的脸冻得红扑扑的。这是我们在洛阳难忘的第一场雪。

现在,大学同学已四散各地,当我看到窗外飘起雪花时,还是忍不住给朋友发信息,告诉他们洛阳下雪了。吃过午饭,我跑到外面站了十几分钟,团了一个大雪球带回办公室。同事不解地看着我,他们不知道这雪带给我多少快乐。这二十多年的时光,就是在一次又一次雪中消逝。

下午六点,从单位出来,我站在站牌处等车,雪越发大起来。很多人站在空地上,弯着腰,缩着脖子。雪毫不理会他们的感受,兀自下着。我站在人群中,听他们对雪的抱怨,竟然找不出更多的理由说服他们。同样的雪花,同样的人,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少年时的乐趣了?

雪依然下着,等我从公交车上下来,走回住处,冷风中飘落的雪花渐少,我看到屋子里的灯光,心中有着莫名的欣喜,这灯光,温暖了从冷雪中回家的人。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163.com  
电话:65233686